



皇皇者华自诗传，平江门下驻雕鞍。千秋驿使停舟处，一径苔痕上石阑。云影尚浮城堞古，钟声遥共蜀江寒。谁言巷僻无人识，斜阳犹照旧街檐。

在乐山古城北隅，岷江静流之处，藏着一条小巷。巷口寻常，巷子不宽。如在斜阳西下时踱进巷去，踩上那被苔痕浸染的石阶，抚过赭红色的老墙，就会隐隐觉得，脚下踩着的不单是石板，更是千年光阴。这条巷子，名叫皇华台。

“皇皇者华”

它的名字从三千年多前的诗中走来。《诗经·小雅》有谓：“皇皇者华，于彼原隰。”因此，那原野上光彩照人的花朵，就成了君王使臣的雅称。而又不知从哪一时起，这个典雅的名字便落在了岷江之滨。

当地人世代口耳相传着一个故事：唐代有一位使臣乘船沿岷江南下，行至乐山时已是暮色四合。他远远望见岸上灯火点点，便问船家：“那是什么地方？”船家答：“那处没有地名，只知是接官的地方。”使臣微微一笑，随口吟道：“皇皇者华，于彼原隰。此处当名皇华台。”从此，这个名字便叫开了。故事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但乐山的老人们讲起来，总是有鼻子有眼，仿佛那

位使臣的官船刚刚离去不久。

承奉宣诏

据说，自唐代以来，凡朝廷使臣沿岷江南来，地方官员便在此设香案、备礼乐，恭敬迎候。那是皇华台最风光的岁月，节节临风，衣冠如云，王命与地方在此郑重“交接”。

据说，明清两代，迎使有严格的仪轨，使臣船只在江心停稳后，岸上鼓乐齐鸣，官员们按品级列队，从皇华台一直排到平江门前。为首的官员高声诵读迎制辞，声如洪钟，连江上远处的渔舟都能听见。使臣登岸后，在皇华台稍作休整，换乘官轿，再入城中。这一整套仪式，被老百姓戏称为“过五关”，不是过关隘，是关乎礼数。曾有民谣唱道：“皇华台，接官来；官来了，米涨价。”虽是调侃，却也道出了迎使盛事对市井生活的影响。

紧邻的平江门，是使臣登岸的专用码头，寻常百姓不得靠近，是名副其实的“VIP 通道”。至今，“平江门”三字仍在城墙上静默，为清代嘉定知府朱庆藩所题。一笔一画，都是旧日威仪的回响。

平江门与兴发门之间，还有一座承宣桥门，是乐山古城最小、最窄的城门。所谓“承宣”，即承奉宣诏。当年朝廷使者宣旨，多在此上岸。门外石阶直通江边，江水涨

时，几与门齐。老辈人曾讲，承宣桥门下曾发生过一桩趣事：某年洪水暴涨，江水漫过石阶，一位宣旨的官员乘船至此，竟找不到上岸的地方，只好让随从涉水背他过去。这位官员在朝中以“方正”著称，此番狼狈模样被岸上百姓看在眼里，笑了好一阵子，从此得了个“落汤钦差”的雅号。

“凤城”之翼

整段城墙，用的都是本地红砂石，这种石头质地温润，夕阳下泛着暖光，仿佛自带温度的温度。嘉州古城自北周始建，形成“城堤合一”的独特格局，其形如凤凰展翅，分抵岷江与大渡河岸，乐山因此别称“红石城”“凤城”。而皇华台这一段，正是凤凰展开的一翼。

关于这些红砂石，民间有个说法：当年修城墙时，官府征发民夫从岷江上游采石，顺水运至乐山。有一块巨石，体积太大，船装不下，眼看工期将近，工匠们急得团团转。当晚，一位老石匠梦见凤凰展翅掠过江面，醒来后豁然开朗，命人将巨石一分为三，分三船运抵。砌墙时，三块石头恰好拼成一整块，严丝合缝。百姓都说这是凤凰显灵，从此称这段城墙为“凤凰翼”。至今细看皇华台段的城墙，仍能隐约分辨出那拼接的缝隙。

西来钟声

历史的笔锋，总会在不经意处转折。

清同治年间，基督教开始传入乐山。光绪初年，法籍天主教神父在高北门外紫云街购地建堂，取名“公信堂”，成为乐山市内最早的教堂之一。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到来，皇华台旁的兴发街，也与这段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矗立在兴发街 107 号的基督教堂，虽历经修缮，却仍保留着当年的建筑格局。青砖灰瓦，拱形门窗，既有西式教堂的庄重，又融入了川南民居的朴实，那是中西文明在嘉州古城相遇时留下的印记。

关于这座教堂的修建，坊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说法。当年选址时，传教士看中了皇华台附近的这块地，可当地百姓不乐意，觉得洋人的教堂会坏了风水。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是一位老街坊站出来，说：“皇华台接了千年的官，也该接待洋人了。只要钟声不扰民，有啥不好？”这话传到传教士耳朵里，他们当即答应：教堂钟声只在礼拜日敲响，平日里绝不惊扰邻里。于是，教堂便建了起来。

钟声越过古老的城墙，与岷江涛声遥相呼应。那是另一种文明叩响古城门扉的声音，而皇华台，静立在旁，见证着这场跨越山海的

文化相遇。

如今，兴发街基督教堂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与皇华台、平江门、桂花楼一起，被纳入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

巷陌新生

岁月不屈，风流总被雨风吹去。随着城市变迁，平江门、承宣桥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皇华台也归于寻常巷陌。前些年，有位外地学者慕名来寻皇华台，在巷口问了几个年轻人，都说“没听过”。学者不死心，挨家挨户地问，终于碰到一位在门口晒太阳的老太太，老太太一听“皇华台”三个字，眼睛亮了：“你找皇华台？你就站在皇华台上呢！”学者低头一看，脚下踩着的，正是那条被水泥覆盖了半截的青石古道。

所幸，总有人记得，总有人在奔走。近年来，皇华台-桂花楼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渐次推进，修缮工程正在路上。这条曾经只属于使臣的通道，正在拂去尘埃，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那条被水泥覆盖的青石古道，如今又重见天日。据说，施工队揭开水泥层时，发现下面的石板完好如初，马蹄印和车辙清晰可辨。

那多少年岁月留下的痕迹，竟被一层水泥“保护”到了今天，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浅丘是被湖水慢慢化开的

■ 罗莉

湖水从容流淌，朝暮不息。它盛得下龙舟竞渡的热烈，容得下晚风音乐会的温柔，也装得下一代代井研人细碎寻常的烟火与欢喜，默默安放故土的心事与期盼。

站在井研研溪湿地的制高点汇名楼向下眺望，湖水揽住漫天的流云。我才慢慢懂得，井研这座千年盐邑，长久困在丘陵褶皱里的局促，终被一汪碧水缓缓化开。

若是把湿地的新生比作一场耐心的耕耘，每一步推进，自有它从容的节奏。

建设者先疏通里仁河经年淤积的浅沟，理顺片区下的水系；继而依托高家寺水库调配活水，让干涸洼地慢慢蓄起清波；之后修整坡地，铺下成片草坪，沿着水岸架起石桥、修通木栈道；最后在丘巅建起汇名楼，把盐邑的旧事妥帖安放起来。往日的荒坡慢慢褪去沉寂，八百亩湖面舒展铺开，山的厚重，水的柔和，至此相拥相融。

天光落进湖面，云影随之沉潜。五孔石桥伏在碧波之上，圆圆的桥洞映于水中，似五轮可爱的月影。晚风拂过，倒影轻轻晃动。绿色荷叶自在舒展，紫艳千屈菜沿着水岸次第生长，环湖林木叠起浓荫，隔开盛夏燥热，远处楼宇默默退远，甘心做湖山的背景。

一座城有了水，日子就慢了。

湖水舒展之后，小城的烟火与生机，终于有了盛放的天地。白日的湖面不再安静，逢到盛事，龙舟破浪、鼓声铿锵，水波载着竞渡的热血，激荡整座小城。闲暇时分，乐山各地的水上运动爱好者携桨板、皮划艇前来，偶尔逐浪清波，让静水生出蓬勃活力。

湖畔更是人间温柔的集散地。清晨的步道，是百姓的运动场，散步、慢跑、舒展身姿，烟火里的安稳都在从容步履里。白日草坪开阔，亲友闲聚、青年缓步私语，寻常的交往与柔软的邂逅，都落在清风水岸之间。

待夜色来临，湿地又换了一番风情。晚风托着星光，湖畔草坪灯火如昼，一场场音乐会落脚公园湖畔，歌声漫过湖面，洗去一身的劳碌。白日竞渡昂扬，夜晚歌声悠扬，一动一静，皆是小城从未有过的鲜活与松弛。湿地落成，赋予这片土地的从来不止湖山景致。

这片开阔湖面与滨湖绿地，跳出井研县域的范围，成为乐山全域文体共享的空间。龙舟赛事、水上体验、湖畔音乐会落地于此，为各地的运动爱好者、普通市民搭建起交流欢聚的平台；千年盐邑深厚的文化，借着一汪碧水融入乐山整体文脉版图，丰富嘉州文旅的多元面貌。城南新区依水从容铺展，曾经藏在故纸堆里的盐韵历史、先贤故事走出古籍书卷，融进百姓散步闲谈的日常。奔波在外滋生的迷茫、游子久别故土生出的怅惘，都被悠悠碧波慢慢消解。本地居民朝夕流连湖畔，在清风吹水里卸下日常疲惫；各地游人闲暇至此，在湖山晚风中读懂井研的过往；远行归来的故人环湖慢行，接住故土独有的浪漫。

当我一次又一次踏着环湖步道漫步，抬眼望见丘巅的汇名楼，静静思索小城的过往与来日。

如果时光退回十余年前，这里仍是荒坡浅沟，人们终日固守田亩，无竞渡之声、无晚风雅乐，井研深厚的文脉亦静静沉寂。时光不停向前，荒隅遇上活水，故土便慢慢舒展。

山水与人心本是双向成全。往后光阴流转，待到我们鬓色染霜，步履迟缓，依旧愿意来湖畔闲坐。汇名楼静立丘巅，湖水从容流淌，朝暮不息。它盛得下龙舟竞渡的热烈，容得下晚风音乐会的温柔，也装得下一代代井研人细碎寻常的烟火与欢喜，默默安放故土的心事与期盼。



天池

李志鹏 摄

一坛光阴

■ 陈亮

我的这两坛泡菜吃得慢慢悠悠，好似生活中的闲庭信步。每天捻出几块，看坛中的水位一点点降下去，不急，也不慌。一坛吃完，再泡一坛。我觉得日子也该是这个样子的——不慌不忙，岁月静好，静待花开。

一个人的午餐，在家里，总喜欢和着泡菜，拿油汤泡饭。小时候如此，现在亦如此。筷子扒拉着米饭，看油花在碗沿漾开一圈琥珀色的光泽，那一刻仿佛又回到了老屋的灶台边，姐姐坐在对面，我们各自埋着头，碗里的热气扑在脸上，潮湿而温暖。

妻子说，她的童年是吃咸菜长大的。那时候她家有的是青菜，就是那种腌在大陶罐里的青菜，黑黢黢的坛子比她的个子还高，立在堂屋的角落里。据她说，她曾因为闻着坛边溢出的酸香，忍不住想揭开盖子伸手去捞一块。谁知手刚搭上坛沿，身后就传来一声厉喝：“谁在偷咸菜！”紧接着是拐杖杵地的闷响。她的外公那时还是公社支书，威严是刻在骨头里的。妻子说，她当时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两只手颤巍巍地悬在半空，脚却钉在原地动弹不得。那坛咸菜的气味就在鼻尖萦绕，咸、酸，带着一丝回甘，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

我小时候几乎没有真正吃过正宗的咸菜，到初中才略有“口福”。我能想象出当时农村咸菜的模样——菜叶子蜷在浑浊的盐水里，颜色是

那种沉静的深褐，像旧年的时光。后来妻子逐渐长大，取得了外公的信任。曾经的厉喝变成了首肯和赐予，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那口大陶罐前，揭开盖子，用竹筷夹出几片被石头压稳、竹篾横穿，腌得透亮的菜叶。

这是咸菜的魅力，也是那个年代的注脚和印记。姐姐现在已然有了自己的工作 and 事业，但说起小时候的油汤扒饭，依旧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她说那时候猪油是金贵的，一碗饭滴上几滴酱油、浇一勺热汤，就是人间美味。我们共同的童年，就这么一碗一碗地扒过去了。

现在的泡菜，与曾经的咸菜相比，所需材料更简单，程序也更方便。一坛好的泡菜要色香味俱全，时间的把控分毫不差。这些年，姐姐的喜好和我一样，从猪油扒饭一跃升级为一坛泡菜。嫩生姜、豇豆、大蒜、长辣椒，皆可入坛。那个味道天马行空，一看那整齐划一的排列、鲜亮饱满的色泽，就禁不住流口水。一日三餐时候，我会拿出一只大碗，各种荤素混合一起，再在碗上点缀几块泡菜。一口下去，油的醇厚与酸的尖锐在舌尖

上相逢，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彼此拍着肩膀哈哈大笑。

泡菜必要泡坛，我家有一大一小两尊粗陶罐：透气适宜，发酵更香；避光隔热，不易生白花；酸碱稳定，不析出有害物质。但玻璃泡菜坛也有它的绝佳好处：透明的坛壁更容易像通感的修辞手法，让视觉趋于明亮。泡制时“手可通天”，又可借敏锐的目光传达出嗅觉和味觉的最终效果，且恰到好处。但我的这两坛泡菜吃得慢慢悠悠，好似生活中的闲庭信步。每天捻出几块，看坛中的水位一点点降下去，不急，也不慌。

当快见底了，妻子又用玻璃坛泡起一坛土蒿头。听说那种蒿头比大蒜更脆嫩，泡出来是浅浅的粉白色，像初春的晨光。我觉得日子就该是这个样子的——一坛吃完，再泡一坛，不慌不忙，岁月静好，静待花开。

梁山日報 3 版

校对:郑国耀 2026年8月2日 星期日

数字报网址: 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尹璐 编辑:王君华 版式设计:曾晓华

沐川行吟(组诗)

■ 程川

桃源山居农耕博物馆

你们都是光阴和都市的遗民
累露了嘴的镰刀、锄头、犁铧
在此聚会。好像当年
叼着叶子烟，走进
煤油灯摇曳的大队和生产队的会议室

那些农具、老物件，还留着
磨得发亮的体温。在我们的注视下
突然长出了一双双手
把濡湿的旧光阴拉到了眼前

那些农具、老物件
是衰老的、残缺的疼痛
在我们的恍惚间重新长出了
一双双泥脚，迈开了步子

多么熟悉的佝偻背影
有我们远去的父亲母亲

魔芋科技示范园

与这么多的魔芋邂逅
在沐川。记忆中
伶仃的魔芋几株
仍瑟缩在乡间屋后的背阴角落

曾经如小媳妇般不起眼的魔芋
以绰约的风姿
在科技园的舞台上华丽变身

其实她们，依旧素面朝天
改变的只是光景，布景
其实她们，从来就是这一片山野的
主角。无论阳光风雨
都演绎着这一片山野的神奇

沐川草龙

麦芒和稻禾
是这片大地朴素的衣裳
给龙披上
挺直的满山翠竹
也作了龙的骨骼和脊梁

一条龙，因这片大地和山野的
慷慨赠与，而获得了
非凡的活力和灵气
飞进了，舞进了中国非遗

飞龙在天，在沐川
神话里的龙与现实如此贴近
高高在上的龙
是如何与大地上匍匐的事物
缠绕共生，融为一体

与沐川草龙相互凝视
让我们相信
高贵的龙，一直都在
平凡的人间。勤劳而灵巧的
双手，孕育了龙的真身

竹海之恋

每一株绿，亭亭玉立
每一缕风，也是绿色的
永兴湖里出浴的天空，是一块
硕大的绿翡翠

涟漪半圈，与梦中的荡漾
终于又合成了一个圆
十年了。永兴湖依旧澄澈如镜
抚我发间陡生的几缕银波

被时间遗忘的绿色世界里
不知趣的手机声突然响起
使劲地拽着脚步。怕我
稍一停留，双脚就会生出根来

本版投稿邮箱: Lsrbsfk@163.com

